

200幅图片+探险的故事,带你进入神秘的原始森林……

森林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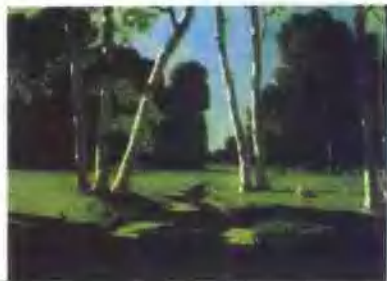
董宏猷 著

与大自然对话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阅读书坊

森林笔记



与大自然对话 董宏猷 著



董宏猷 主编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笔记:与大自然对话/董宏猷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新阅读书坊/董宏猷主编)

ISBN7 - 5353 - 2639 - 0

I. 森… II. 董…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80 号

书 名	森林笔记		
©	董宏猷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public.wh.hb.cn
承 印 厂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5,000	印 张	11.5 字数 180 千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开本	20 开
书 号	ISBN 7 - 5353 - 2639 - 0/I · 580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donghongyuanzuopinshuyingshoucang
董宏猷作品书影收藏

《湖畔静悄悄》1988年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男少女进行曲》1987年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帆影》1991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89年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91年
台北国际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91年
希望书业编辑委员会



《十四岁的森林》1995年
台北国际少年儿童出版社



donghongyu zuopin shuying shoucang
董宏猷作品书影收藏

《十四岁的森林》(日本译本)
1999年 日本文艺社



《山鬼》1995年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神秘的野人行》1999年
明天出版社



《男子汉之歌》2001年
希望出版社



《我是男子汉》2001年
台湾·民生报社



《群猴叔》1998年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白壁赋》1995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



《打着伞儿过大江》
2001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董宏猷文集》第一卷
1999年 明天出版社



《董宏猷文集》第二卷
1999年 明天出版社



《董宏猷文集》第三卷
1999年 明天出版社



《董宏猷文集》第四卷
1999年 明天出版社



donghongyouzuopinshuyingshoucang

董宏猷作品书影收藏



《十四岁的森林》1994年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
1996年 武汉出版社



《祖国在我心中》(董宏猷主编)
1996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



《语文王国的历险记》(董宏猷主编)
2000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1996年 21世纪出版社



《哈哈镜丛书》(董宏猷主编)
2000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红蜻蜓少年随笔丛书》(董宏猷主编)
1999年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senlin biji

新阅读书坊

森林笔记

董宏猷 著

与大自然对话



将自己的名字与森林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位用罗勒作家普里什文。这位特异生的精力倾注给了森林的散文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金平般的森林书。这有像普里什文一样，身一棵走树那林。一年一本又一年地生活于森林里，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仔细地观察着森林一年四季的变化，一天之内的变化，同时，将对自己的感受、感悟，与森林对话。然后，他写作，并且思考。他的作品和思想，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森林的气息。

我像读他的《林中水滴》，尤其像读他晚年写的一本台记体散文：《大地之眼晴》。巴斯科夫大斯基曾经说：“这是一本诗人的巨著。它充满着诗意的思维和出乎意外的观察结果。”这些“出乎意外观察”的日记，真是

1995年10月10日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电话 62051114 邮编 100011

新阅读书坊



目 录



山多情思

- 进 山 / 2
- 白蛇娘娘 / 5
- 牛铃响叮当 / 8
- 呼 唤 / 10
- 红 苕 / 13
- 玉 米 / 18



森林笔记

- 森林笔记 / 26

- 森林的故事 / 63
- 我的香格里拉 / 87
-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森林 / 99
- 跟踪金丝猴 / 118
- 蝴蝶迷 / 134
- 地球不是遗产 / 146
- 寂寞与永恒 / 160



江河寻源

- 我属于你：致长江 / 166
- 三峡畅想曲 / 168
- 香溪石 / 172





目 录

不宁静的大宁河 / 174

寻 源 / 180

放歌汉江源 / 187

一个人与一条江 / 190

石 缘 / 193



家园笔记

生命的湖 / 196

洪湖野趣 / 201

梦幻木兰湖 / 204

相约木兰 / 207

风雪天池行 / 210

木石前缘 / 216

根 恋 / 218

择水而居 / 220

树的故事 / 223



新阅读书坊

山乡情思

shanxiang qingsi





进 山

是不是因为我曾在山区度过童年的缘故呢？每次回到大山的怀抱，我总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与温馨。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溪流，都仿佛久别重逢。而在山坳里，定有一片黑潮潮的瓦，瓦缝里沁出一缕一缕的炊烟。是傍晚牧归的时候了，后山的竹林、桂花树与山茶，都静默在柔柔的夕照里，母亲在茶园里直起腰来，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丁冬丁冬的牛铃声。千山万壑，此刻只有这样一种悠扬而宁馨的声响，那是母亲的安魂曲，她的儿子放牛回来了啊。

于是每次进山，便感到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再雄浑的大山，再壮丽的群峰，对于我来说，都是慈爱的母亲。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大海，大海那令人眩晕的浩瀚，那吞日吐月的磅礴，都使我感到它是严父，是吟哦《观沧海》的曹操，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那样的男子汉。在大海里，虽然你的每一掬每一捧都只是水，但每一滴海水都是一粒惊雷的种子。

而在连绵起伏的深山，我感到的是一种博大的宁静，宁静得如同朦胧的梦幻，是祖母在油灯下幽幽地擦着纺车。是母亲在寒夜密密地为游子缝补衣衫。是妻子在炕头滋滋地为丈夫纳着鞋底。是少女在窗前偷偷地绣着荷包。大山博大而永恒的宁静分明是母性的。大山本来就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的子宫啊。

是的，人类就是从大山里走出去的。走向平原，走向大河之滨，走向更广阔的地平线，走向城市，走向另一种文明。大山目送着自己的孩子，默默无语，每一座山峰都凝成翘首盼望的姿势。每一条山路都是母亲难以割舍的脐带。

而人类呢？人类只是在索取时才想起了山。只是在失意或失利时才想起了山。



索取时的粗暴与横蛮,常常令大山愤怒而悲伤:这些失去了尾巴的直立动物,比长尾巴的动物更具有兽性呢。从此,大山如母鸡展开双翅保护鸡雏一样,保护着除人以外其他动物的尾巴,保护着尾巴这一自然的灵性。至于那些被城市逐出或为了夺取城市而走进山里的孩子,大山一如既往撩起自己的粗布衣衫,用胸护着他们,用奶哺着他们,让他们在山里躲过了围剿,恢复了元气,积聚了力量,然后,再一次目送着他们走向城市。大山默默无语。如同母亲无言地伫立在茅屋门前,看游子的背影消失在山道弯弯。大山面对的,永远是人类的背影。

在大山养育的孩子中,最常见的,是这样一种背叛:那些再次走进大山的,携带的不再是献给母亲的礼品,而是铁的斧,钢的锯,以及雷管和炸药。他们曾经在母亲的茅屋里养好了身子。他们知道在母亲的床头还有一口陈旧的木箱,木箱里有母亲陪嫁时的首饰盒。那是代代相传的信物啊。然而他们盯上了。于是新一轮贪婪而残忍的掠夺开始了,他们像虫子一样啃噬着大山,啃噬着原始森林,虽然他们昨天还在母亲的茅屋里遮风躲雨,养精蓄锐,虽然他们的子孙后代同样需要母亲的茅屋,需要母亲绿色的温馨与永恒的爱。

是的,在大山的眼里,他们是变异了的人,大山给他们取了另外一个名字:



再雄浑的大山,再壮丽的群峰,对于我来说,都是慈爱的母亲。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是没有背影的。

稀少的深山里，我那么强烈地感到生命的透明，甚至触摸到它薄如蝉翼的双翅。于是哲学向我走来，诗也向我走来，如同山谷中蒸腾缭绕的云雾，以万变的形态阐释着不变的本原。大山依旧默默无语。大山需要的是心的感悟。李白诗曰：“相看两不厌，独有敬亭山。”能达到“相看两不厌”的境界，并不像采撷路边的野花那样容易啊。因此，大山与喧哗无缘，与浮躁无缘。你在山谷中呐喊，回应的依旧是你的声音，而不是大山的声

那么，让我们进山吧，不仅仅是回归自然，而是回归母亲的摇篮，回归生命的本原，回归精神的家园。人类常常提到“改造自然”，殊不知自然同样也在“改造”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大山与大海不是任人任意搓揉的面团。

那么，让我们爱山吧。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是没有背影的，只有爱是永远面对面的对视，用永恒的明眸，用博大的心胸。

“人虫”。

在大山中，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山执拗地保持着坚守着与城市文明迥异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另一种文明形态。难道这是上帝的安排，要为人

类保持、坚守一处精神的家园？在深山，我们在博大的宁静中分明

感觉到另一种时空，所谓“山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感觉到一种

精神的净化，如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常常在闭塞而人迹

稀少的深山里，我那么强烈地感到生命的透明，甚至触摸到它薄如蝉翼的双翅。于是哲学向我走来，诗也向我走来，如同山谷中蒸腾缭绕的云雾，以万变的形态阐释着不变的本原。大山依旧默默无语。大山需要的是心的感悟。李白诗曰：“相看两不厌，独有敬亭山。”能达到“相看两不厌”的境界，并不像采撷路边的野花那样容易啊。因此，大山与喧哗无缘，与浮躁无缘。你在山谷中呐喊，回应的依旧是你的声音，而不是大山的声

那么，让我们进山吧，不仅仅是回归自然，而是回归母亲的摇篮，回归生命的本原，回归精神的家园。人类常常提到“改造自然”，殊不知自然同样也在“改造”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大山与大海不是任人任意搓揉的面团。

那么，让我们爱山吧。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是没有背影的，只有爱是永远面对面的对视，用永恒的明眸，用博大的心胸。



白蛇娘娘

我的童年是在山区度过的。我对大山,对山里的父老乡亲,对森林,对森林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深的情感。我的老家藏在鄂南山区中,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宅院,一进大门,就是一层层的天井,一层层的台阶,天井和台阶的两边,是一排排依山而上的房子,用我们今天习惯的词汇来说,这样的大宅院,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群,一个“小区”,一个“组团”,或者一个什么“花园”。这样的大宅院里,几乎都是一个姓氏,一个家族。那所大宅院给我的印象,是阴森森的,我唯一的温暖和希望,就是母亲的怀抱,就是母亲在房间里燃起的金色的火塘:

“一声鸡鸣,又一声鸡鸣。火塘里,干柴、竹筒噼噼啪啪地响。微薄的晨曦,已经悄悄沁进这所依山而建的大宅院里,东西两边一排排的厢房里,闪起煤油灯晕黄的光圈……”

这是我在小说《深情》里对大宅院的印象。那时候乡村里没有电灯,当然也没有路灯。山区里天黑得特别的早,阳光在大宅院里停留的时间特别的短暂,一擦黑,家家户户就亮起了煤油灯。有的人家连煤油灯也不点,就靠着火塘里的火光照明,或者在墙上插一支火把,或是松树,或是竹子,一边烧着,一边吱吱地滴油。一到晚上,整个大宅院里烟雾弥漫,火光闪闪,到处飘散着木柴燃烧时的芳香。

我现在还依稀地记得,我们一家住在这个大宅院的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层。屋后,便是后山,是青青的竹林和苍翠的松林。那个时候,森林还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山里的林子非常的深,野生动物包括老虎等猛兽经常在大宅院周围出没。常常会听说这样的事情:谁谁家把柜子一打开,发现柜子里赫然躺着一条大蟒蛇;





谁谁谁家的屋顶上,突然爬上了一只老虎,咆哮着不肯离去。山民们便拆房去打老虎,结果老虎一巴掌将一个人的半边脸给抓没了。

更有甚者,说是有一支军队,黑夜行军穿过山林,发现有一座滑溜溜的小山丘挡住了去路,翻过小山丘,好费劲好费劲,行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天亮的时候,前进的军队才发现,那座小山丘,原来是一条横卧在山林中的大蟒蛇!

山里有蛇、有虎,倒是真的,我就曾经见过。

有一天,小姐姐带着我到后山去捡柴火,猛然就看见山下梯田的角落里有一个斑斓大物在走动,小姐姐吓坏了,说了声“老虎”,拉着我的手就跑。小姐姐怕老虎追过来,就叫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挡着。噢,我的善良的小姐姐,如果老虎真的跑过来了,你是否还要和老虎打架来掩护你的弟弟呢?

至于蛇,在山中到处可见,在我家的菜园里就常常发现彩色的蛇蛋。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鸟蛋,想拿回家去孵着玩。母亲就笑着说,要是孵出一条青蛇,一条白蛇,你就可以当“许仙”了。

“许仙”是谁呢?我就缠着母亲问个不休。母亲就告诉我,说许仙是古时候的一个秀才,许仙小的时候,救了两条小蛇,一条白蛇,一条青蛇。白蛇和青蛇都是蛇精,她们见许仙心肠好,就喜欢了他。待到许仙长大成人后,白蛇和青蛇就变成了美丽的姑娘,找到了许仙。白蛇娘娘爱上了许仙,做了他的妻子。结婚后,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挺好的。谁知后来出了个法海和尚,无事生非,他看出了白蛇娘娘是蛇精,就偷偷地唆使许仙在端午节的时候,给白蛇娘娘喝了他的雄黄酒。白蛇娘娘已经怀了许仙的孩子,对许仙深信不疑,结果喝了雄黄酒后,白蛇娘娘就现了原形。许仙一看,竟然吓死了。白蛇娘娘酒醒了,马上冒着生命危险,到仙山盗回了仙草,救活了许仙。许仙上了法海和尚的当,就糊里糊涂跟着法海跑,白蛇娘娘和青蛇就水漫金山,拼死反抗法海和尚。后来许仙知道自己上了当时,法海和尚竟然下毒手,将白蛇娘娘镇压在雷峰塔下。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当然是同情白蛇娘娘的。后来长大了,读了《白蛇传》的故事,自然也同情白蛇娘娘,痛恨镇压白蛇娘娘的法海和尚了。不过,母亲



没有想到的是,《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播下了一颗这样的种子;即使是看起来可怕的蛇吧,也是美丽的生命,甚至是正义的渴望自由的美丽生命。倒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些道理,幼小的我是不可能明白的,我只是好奇并偷偷地幻想,在我们家后山的林子里,会不会也有白蛇娘娘和青蛇姐姐呢?

在山乡,我还经常在晚上看见滚动的磷火,也就是所谓的“鬼火”。“鬼火”出没的地方,是大宅院对面的一座坟山,董家的祖坟就在坟山上。那时候,我常常跟着哥哥和姐姐到小学去上夜课。那所小学据说是我的父亲修建的,上学的路上必须要经过坟山。经常是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我看见对面的坟山上突然滚动出一团团银色的火球来,像车轮一样滚动得飞快。一个火球消失了,又一个火球又滚动而来。那时,我丝毫不觉得害怕,一来是人多,二来呢,是我觉得那火球很好玩。我没有想到“鬼火”竟然是这样的漂亮。有时晚上没有看见“鬼火”,我甚至觉得有几分惆怅。

我印象深刻的神秘事件,还有大宅院前面的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好高好高,树上有好几个鸟窝。一个夏天的晚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突然一个惊天动地的炸雷轰隆隆地炸响了,雷电竟然将大树一下子劈断了,大树里竟然流淌出鲜血来。在瓢泼大雨中,大树像一支巨大的火炬,熊熊地燃烧,一连烧了三天。大树就在门口燃烧,母亲把我关在屋里叫我不准随便出去。母亲说,那棵大树里藏了精怪,可能是蛇精,天上的菩萨要收它,就叫雷神劈了它。

母亲当然是关不住我的,我仍然跑到大门口,看那半截大树在雨中吐着火苗,冒着青烟。我没有看见什么精怪,我甚至非常同情那个蛇精。我想,那个蛇精会不会是白蛇娘娘啊?那个在天上打雷的,会不会是那个讨厌的法海和尚呢?你看人家白蛇娘娘在树中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就要劈人家呢?我真希望那蛇精或者是白蛇娘娘、青蛇姐姐侥幸地躲藏了,而且还要躲好啊,千万不要让雷神看见了,不要让法海和尚看见了啊。

